

甘鹏云藏书题跋十一则辑释

朱永惠

内容摘要:潜江藏书家甘鹏云藏书丰富,却陆续散佚,保存至今者,弥足珍贵。今吉林大学图书馆发现大量甘鹏云旧藏,其中有甘氏题跋十一则,文字简雅,考据精赅,具有重要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甘鹏云 藏书 题跋 辑释

甘鹏云(1862-1940),字药樵,号翼父,别号耐公、耐翁,晚号息园居士。湖北潜江人,近代著名学者、藏书家、方志学家。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进士,任工部主事,旋赴日本游学。归国任度支部主事、黑龙江财政管理官、吉林财政官。辛亥革命后,应熊希龄之聘,任吉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等职,民国二十年(1931)后任北京古学院教授。传世著作有《潜庐类稿》、《潜庐诗录》、《经学源流考》、《国学笔谈》等。

甘鹏云热心搜求书籍,先后构建“息园”、“潜庐”、“崇雅堂”等藏书楼,藏书二十万卷,民国二十四年(1935)甘氏于北平息园刊刻《崇雅堂书录》十五卷,刘文嘉《跋》中详细阐述了其藏书理念,即“先生所藏,精校精注本为多,非是不入插架也,与藏而不择者异。每得一书,辄加雠校或钩玄提要,识诸书衣,于是有《潜庐检书记》十馀卷,与藏而不读者异”^①。甘氏藏书丰富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陆续散佚,保存至今者,弥足珍贵,已知辽宁省图书馆藏有八种^②。近年来,笔者在整理吉林大学图书馆藏书时,惊喜地发现大量甘鹏云旧藏,仅笔者经眼就有一百二十四种,一千一百零九册。除五部为民国版本,其余均为明、清刻本,且绝大部分被定为善本,其中有三部入选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

①刘文嘉:《崇雅堂书录跋》,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北平甘氏息园铅印本。

②赵小丹:《甘鹏云藏书理念对当代图书馆古籍收藏之启示》,《图书馆学刊》2013年第5期,第124页。

录图录》^①。甘氏藏书品相极佳，多为蓝布书套，书有包角，甚为精美。书套书签大多有甘氏墨笔所题书名、著者及版本，书内多钤有“潜庐”、“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书籍章”、“甘氏崇雅堂藏书记”印。甘氏藏书涵盖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，其中有甘鹏云题跋者十一则，笔者逐录如次，并略作考释。

一、《书传会选》六卷，明刘三吾等撰，明嘉靖间赵府味经堂刻本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：

《书传会选》六卷，明刘三吾等奉敕撰。盖因蔡氏《书传》违错者多，不无可讫。故三吾于洪武二十七年奉敕撰此书，纠正其失，书成奏进，颁示天下。计不用蔡说而易之者，凡六十六条。顾亭林《日知录》曰：“此书谓天左旋，日月五星^②右旋，主陈氏祥道；《高宗彤日》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，主金氏履祥。《西伯戡黎》谓是武王，亦主金氏。惟‘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’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，主张氏、陈氏，皆不易之论。”亭林博极群书，不录许可，称之如此，则其书之足重可知。亭林又谓“每传之末系以《经传音释》，于字音、字体、字义，辨之甚悉，颇有功于后学”。予按：《经传音释》乃元人邹季友所著，三吾修《会选》取附传末耳，非三吾所为也。此本明赵府味经堂所槧，前有孔安国序，次三吾《会选》发端，次凡例，次引用先儒姓名氏，次《会选》今儒姓氏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，板心鱼尾上有“味经堂”三字，缮校甚精，亦明槧之佳者。《四库书目提要》曰：“《实录》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不符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谓许观、景清、卢原质、戴德彝等，皆以死建文之难^③删去。其说是已。然胡季安、门克新、王俊华等十一人，何以并删？且靳观、吴子恭、宋麟三人，此书所不载，又何以增入。盖永乐中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其意主于诬惠宗君臣以罪，明靖难^④之非得已耳。其余草草，非所注意，故舛谬百出，不足为据。此书为当时旧本，当以所列姓名为定。”予按：此本所列纂修、诸臣姓名有许观、景清、卢原质、戴德彝，有胡季安、门克新、王俊华等，而无靳观、吴子恭、宋麟三人，与四库馆所见之本同，则此书为当时旧本，可知有此旧本，遂以证《实录》之虚

①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08601号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》六十九卷《后集》八十一卷《续集》五十六卷，（宋）虞载辑，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（1552-1556）夏相刻本；08824号《安阳集》五十卷，（宋）韩琦撰，明正德九年（1514）安阳张士隆刻本；09117号《溪陂集》十六卷，（明）王九思撰，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王献刻本。

②星右之间遗“违天而”三字。

③建文之难，明朝的第二位皇帝似乎是朱棣，朱棣对历史修改的影响至今还在，实际上，在朱元璋和朱棣之间，还有建文帝。朱棣以“靖难”的名义武力夺权后，销毁了建文帝时期的档案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似乎建文帝的统治没存在过一样，直到清朝官方修《明史》后才开始还原这段历史。

④明靖难指靖难之役，即为建文之难。

诬。以此知旧本之可贵。己巳夏四月，息园老人甘鹏云记，时年六十有八。

此书版框高宽 20×14.3cm，开本高宽 29×18.8cm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，小字双行同，四周双边，细黑口。卷首有孔安国序、发端、凡例，次引用先儒姓氏、先儒姓名氏、今儒姓氏。明洪武二十七年(1394)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，以刊定蔡传之误，此书所正凡六十六条，皆允惬，尤详于字音、字义、字体。此书初亦颁示天下，迨《永乐大典》出，遂废。卷内钤“潜庐”、“甘鹏云”、“药樵”印。书题签甘氏墨笔题：“《书传会选》明味经堂刊本。”

甘跋首先肯定了明刘三吾等奉敕撰《书传会选》一书的价值。蔡沈《书集传》一书，其书融汇众说，注释明晰，甚为后世看重。元代被立于学官，为试士必用之书。《书传会选》则针对此书的疏误作了纠正。其书《凡例》道：“五十八篇之传有非蔡氏之旧者，别而出之，凡六十六条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有更具体的说明：“凡蔡传之合者存之，不预立意见，以曲肆诋排；其不合者则改之，亦不坚持门户，以巧为回护。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。”甘跋云：“计不用蔡说而易之者，凡六十六条。”即同样肯定了本书的价值^①。甘跋还引用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之语，具体分析了本书的优点。

不过甘跋对顾炎武之言也有客观分析，并非完全同意。《日知录》对《书传会选》每传之末系以《经传音释》甚为赞赏。据文意，似以《经传音释》也为刘三吾所作。甘跋则指出这是元人邹季友所著，并非刘三吾之作。邹季友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晋昭，明鄱阳（今江西省鄱阳县）人。元刊蔡氏《书集传》已增加了邹季友《书集传音释》。此《音释》本对后来《书集传》的版刻影响极大。《千顷堂书目》^②载：“邹季友《书蔡传音释》六卷，字晋昭，鄱阳人。《书传会选》选用其书。”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载：“明刊本。”《天禄琳琅后目》载：“元至正刊本。”元刊本未见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（以下简称《善目》）935号，有明刻《尚书音释》一卷，藏国家图书馆，后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经部书类。核《书传会选》每传末附“音释”所引，皆出自《尚书音释》。这是甘跋纠正了顾炎武的说法。

甘跋最后还注意到了《实录》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不符的问题。甘跋引《四库书目提要》曰：“《实录》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不符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谓许观、景清、卢原质、戴德彝等，皆以死建文之难删去。其说是已。然胡季安、门克新、王俊华等十一人，何以并删？且靳观、吴子恭、宋麟三人，此书所不载，又何以增入。”

核《明实录》^③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所载与本卷首所列纂修诸臣姓名对比，确有不符之处。本书卷首所列纂修诸臣姓名为三十九人，《明实录》减至二十

①永瑆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二经部十二。

②黄虞稷：《千顷堂书目》经部第29页，民国二年（1913）张氏重刻适园丛书本。

③姚广孝：《明实录》二三二卷，洪武二十七年四月，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影印江苏省图书馆传抄本第8页。

七人,本卷首所列除甘氏手跋所及许观、景清、卢原质、戴德彝、胡季安、门克新、王俊华七人删去外,另有张信、马京、齐麟、张显宗、高耀、王英、定公静七人删去,故,删去者不是十一人,应为十四人。手跋另提《明实录》增入此书所不载纂修诸臣姓名三人中有“靳观”,本书纂修者中确实不载此人,但却有“靳权”者。而民国二十九年(1940)影印江苏省图书馆传钞本《明实录》纂修者亦有“靳权”,疑《四库提要》误将“靳权”录为“靳观”。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七《钱宰传》载:“洪武二年征为国子助教……至二十七年,帝观蔡氏《书传》,象纬运行,与朱子《诗传》相悖,其他注与鄱阳邹季友所论有未安者。征天下宿儒订正之。兵部尚书唐铎举宰及致仕编修张美和、助教靳权等。行人驰传征至,命刘三吾总其事。”^①故,“靳权”误录作“靳观”已确定无疑,而增入此书所不载者应改为吴子恭、宋麟二人。此书与《四库全书》本纂修诸臣姓名同,可定为当时旧本,据此,甘氏所云“证《实录》之虚诬,以此知旧本之可贵”为正解也。

二、《墨池编》二十卷,宋朱长文撰,清雍正十一年(1733)刻本

封面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此本刻于康熙年间,槧刻极精,胜隆庆薛刻、万历李刻远矣;虽以乾隆间修《四库》书,亦未之见,则此本之难得可知。惜历年久远,纸太老耳,阅者幸留意。丙子六月,潜庐记。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墨池编》二十卷,宋朱长文撰。长文,字伯原,吴郡人。是编《四库》著录列子部艺术类,凡六卷,非原本也。明有刻本二,一隆庆四明薛晨刻,一万历蕲水李时成刻,并二十卷为六,颇失本来面目。毛氏《津逮秘书》列于目录,以明刻甚误,阙而未刻。康熙甲午,长洲朱之勤多方觅得旧抄二十卷本,精校付刊,世人始得见庐山真面。然流传绝少,虽乾隆间修《四库》书,收求四方书,亦未见此本,但以明刻六卷本著录,可怪也。此本予收之海王村^②,可称精槧,不特错误均经校正,即雕刻之工,亦非明刻所及。丙子秋七月息园老人鹏云记,时年七十有五。

朱之劬校刻廿卷本在康熙甲午,何以乾隆间修《四库》书,独未之见,真可怪也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6.8×11.8cm,开本高宽 27.5×16.8cm,每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一字,左右双边,细黑口,双对黑鱼尾。卷首有雍正十一年(1733)王澍序,北宋治平三年(1066)朱长文序;卷末有康熙五十三年(1714)朱之劬跋。是编专门论述书学之源流而博采前人之论著。分字学、笔法、杂议、品藻、赞述、宝藏、碑刻、器用八门。每门又各析次第,凡字学一,笔法二,杂议二,品藻五,赞述三,

^①《明史》卷一三七《钱宰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3955页。

^②海王村,在琉璃厂东北角,名“海王村公园”,民国时北京售卖古玩字画的商铺。

宝藏三,碑刻二,器用二,皆引古人成书而编类之。搜辑甚博,前代遗文,往往藉以考见,间附己说,亦极典核。后来《书苑菁华》等著作,虽有递增,皆不能超越。卷内钤“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书籍章”、“甘氏崇雅堂藏书记”、“潜庐藏过”、“崇雅堂藏书”印。书签为甘氏墨书题:“《墨池编》廿卷,宋朱长文撰,清雍正癸丑吴门精刻本,潜江甘氏藏书”。

关于《墨池编》明刻情况,《善目》子部艺术类载:《墨池编》二十卷本,明隆庆二年李苕永和堂刻本;六卷本,明万历八年虞德烨等刻本。甘氏跋所提“隆庆四明薛晨刻”及“万历蕲水李时成刻”,均不确。隆庆本题“宋吴郡朱长文伯原纂”、“明青州李苕子苕刻行”、“明四明薛晨子熙校注”^①;万历本目后有刊刻者姓氏“蕲水会川李时成重订”、“义乌绍东虞德烨重刊”、“慈溪狮峰秦应聪同刊”等字^②。故隆庆本薛晨仅为校注,万历本为李时成重订而已。

另,甘跋所提此本“毛氏《津逮秘书》列于目录^③,以明刻甚误,阙而未刻”,故云是书“流传绝少”。核《善目》、《中国古籍总目》^④(以下简称《总目》),此本仅知国家图书馆、北京文物局、吉林省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四家有藏,确为稀少。

甘跋又云:“虽乾隆间修《四库》书,收求四方书,亦未见此本,但以明刻六卷本著录,可怪也。”甘跋批评《四库全书》仅用六卷本、未用康熙五十三年朱之勤刻二十卷本,甚是。考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此书见于《江苏省第一次书目》、《两江第一次书目》、《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》、《武英殿第二次书目》^⑤。是当年有多家进呈。其中除鲍士恭呈送本著录为《墨池编》六卷外,其余各家均未著录卷数^⑥。然《江苏采辑遗书目录》、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著录此书,均作二十卷,是当年进呈本有二十卷本、六卷本两种^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此书为“浙江鲍士恭家藏本”,是采用了鲍士恭进呈本,未知当时何以未用二十卷本。甘鹏云所见为二十卷本,故对《四库全书》本有此质疑。于此亦可见当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的粗疏。

惟甘鹏云跋一则说“此本刻于康熙年间”,又说“朱之劬校刻廿卷本在康熙甲午”,此语使人以为甘氏所见为康熙刻本。实质此本卷首有雍正十一年(1733)王澐序,甘鹏云所见为雍正刻本,而非康熙刻本。甘跋易使人误解。查《总目》,康熙刻本今已无存,甘鹏云当年可能也无从看到。

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七子部一,中华书局1983年,第624页。

②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七子部一,中华书局1983年,第625页。

③《津逮秘书》十五集总目第六集,仅列《墨池编》目,记嗣出。

④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:《中国古籍总目》集部,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,2012年,第471页。

⑤吴慰祖: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商务印书馆,1960年,第9、35、89、198页。

⑥吴慰祖校订本于各家书目下补加“六卷”字样,有误。

⑦吴慰祖: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商务印书馆,第211、267页。

三、《白谷山人诗钞》二卷,明孙传庭撰,《忠节录》一卷,
明崇祯十六年(1643)孙世瑞、孙世宁刻清顺治增修本,缺《忠节录》一卷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白谷山人诗钞》二卷,《四库》著录,为其门人冯应京所编,其诗落落,抒写自行一意,不甚依傍门户,而气象雄阔,风骨道上,其格力乃非文士所及。《白谷文集》中有诗一卷,然不及此编之赅备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9.2×12.5cm,开本高宽 24.2×16cm,每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四周单边,白口,无鱼尾。卷首有清顺治十七年(1660)冯如京序,此书分上下二卷,古今体诗凡二百五十首。卷内钤“甘鹏云印”、“潜庐”印。甘氏墨书书签题:“《孙白谷诗钞》二卷,明孙传庭著,顺治十七年冯如京刻。”

甘跋云“《四库》著录,为其门人冯应京所编”,此记有误。《白谷山人诗钞》二卷,核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仅收《白谷集》五卷,而无此一条;而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:“此本乃其门人冯应京所编。”^①其实,冯应京乃冯如京之误,冯如京亦仅为之作序而已,而邵懿辰在编撰《四库简明目录》时,读序不审,误以《白谷山人诗钞》为冯如京所编,又将其名误作冯应京。查冯应京(1555-1606)字可大,号慕岡,安徽泗州人(今江苏省盱眙县),进士出身,累官至湖广监察御史。而冯如京(1602-1670),字紫乙,一字秋水,代州人。顺治中拔贡。如京作诗颇清利,尤工五言。著有《秋水集》十六卷,《四库总目》传于世。截然两人。又,是书卷一卷端亦题:后学冯如京紫乙、傅庭礼节和同较,男世瑞、世宁梓。可证甘鹏云作跋时未加详考,因而误录。

另,甘氏撰《崇雅堂书录》卷十二载:“《孙白谷集》四卷,明孙传庭撰,《乾坤正气集》本;《四库》著录六卷。”^②从此藏书目录可知,甘氏藏有《乾坤正气集》本《孙白谷集》,而《乾坤正气集》本,四卷,无诗集。甘跋云“《白谷文集》中有诗一卷”,此《白谷文集》当指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文渊阁《四库》本共五卷,卷一至卷三为奏疏,卷四杂著,卷五为诗。笔者检《四库全书》收《白谷集》诗一卷,但与本《诗钞》二卷比较,其内容互有增删。如《白谷山人诗钞》二卷本有《园约》、《送王彭伯先生北上》其二、《杜门》、《月夜》、《送张志南再归雁们》其二诸诗,为《四库》本未收,故甘跋有《白谷文集》本所收诗篇不及此《白谷山人诗钞》本“赅备”之说。

四、《少微通鉴外纪》四卷,宋江贇撰,明正德九年(1514)司礼监刻本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此明内府藏本,钤有“广运之宝”。民国五年,在京师海王村收得,虽

^①邵懿辰,邵章: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9年,第859页。

^②甘鹏云:《崇雅堂书录》卷十二,民国二十四年(1935)铅印本,第13页。

非完帙，然线墨光洁，当是正德间摹印最初之本，可宝也。九月十五日鹏云记。

明刻《少微通鉴》部帙颇巨，《外纪节要》四卷、《通鉴节要》五十卷、《宋元节要续编》三十卷，都凡八十四卷，此但收得《外纪》四卷耳，其余八十卷遂不可问，惜哉！延津之合，未知何日，此俟之。（图见封二）

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有《少微通鉴节要》二部，其识语云：“有‘广运之宝’”。恐印此书桑海之变政，内府秘藏散落厂肆间，此亦世事之可慨者。九月十五日鹏云载识。

此书版框高宽 22.4×16cm，开本高宽 30.6×19cm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五字，小字双行同。四周双边，黑口，无鱼尾。卷首有正德九年（1514）御制序。书内记三国年间蜀汉昭烈帝刘备及后主刘禅事。卷内钤“广运之宝”、“鹏云之章”、“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书籍章”、“甘鹏云印”、“鹏云”等印。甘氏墨书签题：“《少微通鉴外纪》，明正德九年刻本，潜江甘氏所藏。”

据甘跋所知，此书民国五年（1916）购自北京海王村书铺，为明司礼监官刻，卷首钤“广运之宝”章。白棉纸精刊初印，墨色黝黑，开本宏大。当是正德间摹印最初之本，十分珍贵。笔者检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史部编年类、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、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均著录。

甘跋述：“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有《少微通鉴节要》二部，其识语云：“有‘广运之宝’”，疑此本为“内府秘藏散落厂肆间”。“广运之宝”印，此书分别钤于御制序前后、卷一卷端之处，此印为明初皇帝十七宝玺之一，至清乾隆时仍延用，多为御赐臣工之物上所钤。核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八录《少微通鉴节要》二部，均钤有“广运之宝”印^①。但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凡例曰：“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玉玺二，曰‘乾隆御览之宝’，曰‘天禄琳琅’”^②而此书并无此二玉玺，故，此本并非天禄琳琅藏书。另，手跋关于“明刻《少微通鉴》部帙颇巨，……此仅收得《外纪》四卷耳，其余八十卷遂不可问，惜哉”，然，检甘鹏云所编《崇雅堂书录》著录，已藏有手跋提及缺藏的“《通鉴节要》五十卷、《宋元节要续编》三十卷，明正德九年（1514）司礼监刻本”^③，手跋曰：“民国五年在京师海王村收得”此书，因“非完帙”而“惜哉”，并感叹“延津之合未知何日”。至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编《崇雅堂书录》时，亦收得《少微通鉴》其余八十卷，甘氏终于如愿以偿将此明刻完帙收入囊中，此乃幸事也。

①清于敏中：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八，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长沙王氏刻本，第24-25页。

②清于敏中：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凡例，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长沙王氏刻本，第2页。

③甘鹏云：《崇雅堂书录》卷四，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铅印本，第11页。

五、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八十卷《附录》二卷《年谱》一卷，宋司马光撰，
清乾隆六年（1741）陈宏谋培远堂刻本

刘随序末甘鹏云朱书题跋云：

此序语意不完，疑有阙文。无作序年月，刘随未知何时人？俟考。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：

此本为桂林陈文恭公所刻，每卷末有“苏州府学教授浦起龙校字”十一字，板刻颇精，盖善本也，惟前载刘随序无年号、官衔，未知随何时人，且语意不完，疑有阙文，欲觅善本雠校，未得也。偶检常熟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有宋绍兴二年刘峤刻《司马文正公集》，并附录峤刊板序及进书表，乃知刘随为刘峤之误。而序首“公出于去圣数千载之后”句上经明人节去一百四十六字，序尾“无所不备”句下，节去一百五十字，以故语意不完，非得宋本，焉能见其全文哉！宋本之可宝如此。民国三年八月，潜江甘鹏云记。

宋刻本刘峤序前段云：“孔门以颜回为德行之首。于其问仁，则曰：‘天下归仁焉。’于其问为邦，则告以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政。何哉？以其德行，举而措之事业，则所谓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皆其所优为者。孔子所以称其贤，则其心固以王佐许之矣。若余子未免夫货值者，昼寝者，无所取材者，虽与并为仁者，恶可与颜氏子同年语哉。孔子曰：‘文，莫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’盖言难其人也。大丞相温国文正司马公出于去圣数千岁之后”云云，后段云：“文集凡八十卷，为二十八门。其间诗赋、章奏、制诰、表启、杂文、书传，无所不备，实得于参知政事汝南谢公。谢公语峤曰：艰虞以来，文籍散亡。子曾大父杂端公熙宁二年坐诋时政及再缴诏敕还中书，谪守九江，一斥不复。司马公时营救甚力，章疏具载国史，天下所共知之。且趣峤叙其首，镂行于世。峤虽浅陋未学，然服膺此书旧矣，矧复世笃忠义之契，顾何敢以不敏辞。”云云，结衔云：“绍兴二年，岁在壬子，九月旦，左朝请郎直徽猷阁权发遣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吴兴刘峤谨序。”云云。刘峤镂板之缘起及其历官，并刻书之岁月具见于此，何可节也。乃明人于上段自“公出于去圣数千载之后”句上，节去十七句，于下段“无所不备”句下，节去十九句，并节去年号、官衔，不特语意不完，并使刻书者之仕履与其付刊年月茫无可考，明人专辄删改乃至于此。如有好事者重刊《司马文正公文集》，刘序应校宋本校补，免貽断鹤之讥。潜庐。

据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称，《传家集》有嘉靖间潜江初启昭所刻本，前载刘随序。“随”乃“峤”之误。序文亦不全。云云。然则“刘峤”之误“刘随”，与序文之不全，盖自明已然，文恭特沿明本之误而未改矣。潜庐再记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9×14.2cm，开本高宽 25.7×16.2cm，每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

一字,小字双行同。左右双边,粗黑口。书名页题:“乾隆六年重校刊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、年谱辑附、培远堂藏板”;卷首有清乾隆六年(1741)桂林后学陈宏谋于吴门臬署序、刘随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原序》、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进书折奏。每卷末均题:苏州府学教授浦起龙校字。书根题:陈刻传家集。卷内钤“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书籍章”、“药樵甘氏”印。甘氏墨书题签:“《传家集》,清乾隆六年陈宏谋刻本。”

按: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八十卷(以下简称《传家集》),此书最早见于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,为八十卷^①;其后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有著录,名为《传家集》,增至一百卷^②。而甘藏此本为乾隆六年(1741)陈宏谋官江苏按察使时所刊,浦起龙校字。浦起龙著《不是集》中有《上陈榕门书》曰:“涑水《传家集》,梓工于二月杪竣事,刷装各工于三月杪竣事。……兹集校刊,颇极详慎,足称全璧”^③云云,足见此本校勘之精。《总目》另载:“《传家集》八十卷,宋刻本(存卷一至四、七十七至八十)、明万历十五年(1587)司马祉刻本、明万历间吴时亮等刻本、明天启七年(1627)吴时亮刻本、明抄本、明刻本、清刻本、清道光刻《培远堂全书》本、清光绪十二年(1886)解梁书院刻本、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”

甘跋对卷首刘随序提出异议:“此序语意不完,疑有阙文。无作序年月,刘随未知何时人,待考”。之后,甘氏检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异问尽解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著录:“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八十卷,宋刊本。……前有绍兴二年刘峤刊板序及进书表。今世行《传家集》误刘峤为刘随,并节去序文首尾及年号、官衔表亦不载。”^④甘氏并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载宋绍兴二年刘峤刊板序,将本书“序语意不完”之处补全。

六、《宛陵先生集》六十卷、《拾遗》一卷,宋梅尧臣撰, 明万历四年(1576)姜奇方刻,清初重修本

封面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宛陵集》六十卷,宋绍兴十年汪伯彦刻本不可见,予所见明正统乙未袁旭刻,有杨士奇序;万历丙子宋仪望刻,有仪望序;清康熙壬午徐七来刻,有宋荦序。凡三本,皆佳槧也。予所收袁、徐两刻,皆售之美国人。插架所有,但上海景印徐本而已。己巳冬,厂估持此本求售云:旧为长沙叶氏观

①宋晁公武: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九,清光绪十年(1884)长沙王氏校刻本,第26页。

②宋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七,清光绪九年(1883)江苏书局重刻本,第9页。

③清浦起龙:《上陈榕门书》,《不是集》,民国二十五年(1936)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,第57页。

④清瞿镛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十,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常熟瞿氏刻《铁琴铜剑楼丛书》本,第9-10页。

古堂藏书,细检之,乃明宋仪望本也,遂收之,以备潜庐插架之一,息园老人记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9.2×14.2cm,开本高宽 25×16cm,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左右双边,白口,单黑鱼尾,有刻工。卷首有明万历四年(1576)宋仪望撰《重刻宛陵梅圣俞诗集序》,《拾遗》后有顺治十四年(1657)宁国府学生蔡蓁春、宣城县庠生梅文斗等校修。本书收诗二千馀首,按时地排列,分成:西京诗、池州后诗、汝州后诗、湖州后诗等,另收有记、序、赋。《拾遗》收诗二首、记一篇。卷内钤“药樵”、“叶德辉免彬甫藏阅书”、“潜江甘鹏云民国纪元以后所收善本”印。

甘跋云:“《宛陵集》六十卷,宋绍兴十年汪伯彦刻本不可见”,今核《善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有宋绍兴十年汪伯彦刻、嘉定十六年至十七年重修本三十卷(存卷十三至十八、三十七至六十);《善目》除明正统乙未袁旭刻、万历丙子宋仪望刻、清康熙壬午徐七来三本外,另载清顺治十四年(1657)迟日豫刻本、清康熙八年(1669)柯劭刻本。

甘跋所提“万历丙子宋仪望刻”,误,宋仪望撰《重刻宛陵梅圣俞诗集序》曰:“予乃命宣城姜子奇方刻焉”,故,万历丙子本为姜奇方所刻。

卷内钤“叶德辉免彬甫藏阅书”印,甘跋定为“旧为长沙叶氏观古堂藏书”。长沙叶氏观古堂堂主为叶德辉。叶德辉(1864-1927),字免彬,清末民初知名学者、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。其藏书达三十万卷,为当时藏书家之翘楚。

七、《黄文献公全集》十一卷《日损斋笔记》一卷首一卷, 元黄潛撰,明宋濂明王祹辑,清咸丰元年(1851)黄氏刻本

封面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黄文献公集》十卷《补遗附录》一卷《日损斋笔记》一卷,元黄潛撰,咸丰元年义乌陈坡校刻本。潜江甘氏崇雅堂藏阅书。

《元史》称公有《文集》三十三卷,公薨落五年,宋潜溪^①序刻仅二十五卷,然亦罕见;嘉靖九年,经虞守愚、张俭为订定,删去为二氏作者,编为十卷,《四库》所著录即虞、张本也。此本为咸丰元年义乌陈坡校刻,并增《补遗附录》一卷,旧本不可得,得此本亦可窥见根本六经,羽翼圣教之大凡也。息园老人记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8×14cm,开本高宽 25×16cm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二字,四周双边,白口,单黑鱼尾。封面题:咸丰元年辛亥重镌,合族后裔重刊板藏,同里后学陈坡校订。卷首有宋濂序、康熙三十年(1691)王廷曾增订序、雍正六年(1728)吴炯序、雍正七年(1729)韩慧基序等。卷内钤“潜江甘鹏云药樵收藏

^①宋潜溪,即宋濂(1310-1381),字景濂,号潜溪,金华浦江(今浙江浦江)人。

书籍章”。书签为甘氏墨书题：“《黄文献公集》十卷《补遗附录》一卷，附《日损斋笔记》一卷，咸丰元年陈坡刻。”

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黄潛传》载：“所著书，有《日损斋稿》三十三卷、《义乌志》七卷、《笔记》一卷。”^①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载：“《濂序》称所著《日损斋稿》二十五卷，潛歿后县尹胡惟信锲梓以传。又有危素所编本为二十三卷。今皆未见。”^②笔者检各家书目，均未载黄潛《文集》三十三卷本、二十五卷本、二十三卷本，确属“罕见”。甘跋所提嘉靖九年虞守愚、张俭本删编本，除《四库》著录，《总目》另载：明刻本、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、清雍正十年黄氏日损斋刻本、清乾隆间刻本。本书较旧本新增《补遗附录》一卷，《补遗》收传、墓志铭、乐府、记、碑、序等文二十四篇；《附录》收宋濂、王祎、杨维桢、危素、吴师道等十四人撰诗文二十九篇。

八、《张燕公集》二十五卷，唐张说撰，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：

《张燕公集》二十五卷，（唐）张说撰，乾隆甲午武英殿聚珍版本，《唐书·艺文志》载是集三十卷，今仅二十五卷，盖五卷之佚久矣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9.3×12.8cm，开本高宽 29.5×17.8cm，每半叶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四周双边，白口，单黑鱼尾。卷首有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撰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、武英殿聚珍版张燕公集提要。目录各卷末分别题：臣秦恩复、刘凤浩、钱开仕等恭校。卷内钤“甘氏崇雅堂藏书记”、“潜庐”、“永忧庐”、“稼生辰藏”、“潜庐藏过”、“鹏云”印。甘氏墨书题签：“《张燕公集》二十五卷，武英殿聚珍版本，王鼎丞旧藏，今藏崇雅堂。”

张说文集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（说）有文集三十卷”^③，指的是唐五代流传的版本情况，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五：“说歿后，帝使就家录其文，行于世”^④；卷六十“《张说集》三十卷”^⑤，可见张说集是由唐玄宗亲自过问而大行于世的家集三十卷本，惜今皆不传。而《张说之文集》三十卷，明以后仅传二十五卷。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嘉靖伍氏龙池草堂本《张说之文集》二十五卷较早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影印明嘉靖十六年本。仁和朱氏《结一庐丛书》本《张说之文集》二十五卷，搜录逸文补遗五卷，《嘉业堂丛书》据此刻印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。乾隆间四库馆重编《张燕公集》二十五卷，即为此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。国家图书馆藏影宋刻蜀本《张说之集》三十卷，颇采佚文。

①《元史》卷一八一《黄潛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4189页。

②纪昀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304页。

③《旧唐书》卷九七《张说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3057页。

④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五《张说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4407页。

⑤《新唐书》卷六十《艺文志》，第1602页。

此书为王鼎丞旧藏,王鼎丞,即王定安(1833-1898),字鼎丞,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人。清末著名学者,藏书家。

九、《仰萧楼文集》一卷,清张星鉴撰,清光绪六年(1880)朱以增刻本

封面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仰萧楼文集》四册,新阳张星鉴著。星鉴,字纬馥,长洲陈硕甫先生之门人也。说经以汉儒为法,尤留心掌故,以诸生终老而未遇,学者惜之。著有《经学名儒记》一卷,费芸舫编修刻之中州。是集二卷,则光绪六年朱硯生给谏以增访得,属陈倬编而梓之,有倬序。己卯五月息园老人记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6.8×13.25cm,开本高宽 26.5×15.7cm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四字,左右双边,白口,单黑鱼尾。目录页题“新阳张星鉴纬馥著”。前有光绪六年(1880)陈倬序、同治六年(1867)张星鉴自序。《名儒记》有光绪元年(1875)费延釐序、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徐元润跋、同治五年(1866)张星鉴跋、光绪九年(1883)朱以增跋。又例言四则。卷内钤“甘氏崇雅堂藏书记”印。书签为甘氏墨书题:“《仰萧楼文集》,新阳张星鉴著,四册一函。”

张星鉴(1819-1877),字问月,一字纬馥,江苏昆山人。诸生。幼姿歉慧,观书过目不忘。尝受业于陈奂,游庠后不屑习制艺,肆力于古文,考据经儒训诂之学,渊博宏深。壮岁游京师,援例贡成均,累试不第。先后为四川学政李德仪、安徽学政殷兆镛、湖北学政洪钧、河南学政费延釐访延襄校,称得士。光绪三年(1877),昆山知县金吴澜兴修邑志,延司协修。未逾月而病中风,寻卒,年五十九。又著有《仰萧楼文话》二卷,《经学名儒记》一卷,(光绪)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》卷三十一《文苑》有传。

此书为陈倬所编,其表弟朱以增搜求遗文所刻。陈倬序云:“其戚朱硯生给谏以增,贻书南中,搜访遗文,将以付梓,得《仰萧楼手稿》二卷,属为编次。其一卷有自序一篇,为同治丁卯以前作。又一卷,为丁卯后作,间有与前卷重复者,盖后定本。乃将两卷重定目录,分部别居,统曰《仰萧楼文集》。”朱以增跋云:“庚辰秋开雕,同人助资,至壬午冬成书。”庚辰为光绪六年,壬午为八年。

另,甘氏所题张星鉴撰《经学名儒记》一卷,为清费延釐^①编修,清光绪九年中州刻本。

十、《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》六卷,单士厘辑,民国归安钱氏铅印本

封面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壬戌秋八月,归安钱念劬公使赠我,并以《二二五五疏》二册为贻。念劬出使荷兰、意大利二国计二年,二年之中上折片五十有五,其疏稿以《二

^①费芸舫即为费延釐,字芸舫,江苏苏州府吴江人。同治四年二甲进士,散馆授编修,官至左中允。

二五五》名,以此。己巳冬月潜庐检书记之,时年六十有八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6.2×11cm,开本高宽 26.6×17.2cm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一字,小字双行同。四周单边,黑口,单黑鱼尾。卷首有再续集例,书口题“聚珍仿宋印书局印”。此书为清女诗人恽珠编《国朝闺秀正始集》续篇,是清代女诗人著作目录及生平家世背景简介汇集。卷内钤“药樵”、“崇雅堂藏书”、“归安钱氏持赠”印。甘氏墨书签题:“《闺秀正始再续集》六卷,萧山单士厘辑,归安钱恂聚珍版本。”

此书为钱恂赠予甘鹏云之物,卷内钤“归安钱氏持赠”印,同赠还有钱恂撰《二二五疏》二册。钱恂(1853-1927),浙江归安(治今湖州)人,字念劬。曾入宁绍台道薛福成幕,奉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尚存的书籍,编成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,清光绪十六年(1890)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福成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等国。二十四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。三十一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参赞官。三十三年任出使荷兰大臣。次年改出使意大利大臣,宣统元年(1909)回国。民国三年(1914)任参议院参政,著有《二二五疏》,记叙出使意荷情形。此集为钱恂之妻单士厘所编,士釐(1863-1945),字受兹,浙江萧山人,毕生致力于妇女著述的研究、搜集。

十一、《绵州李氏丛刻》十种,(清)李调元辑,

清道光五年(1825)李朝夔补刊印本

卷前扉叶甘鹏云墨书题跋云:

《绵州李氏丛刻》十种,《蜀棹机》二卷,宋张唐英撰;《东坡乌台诗案》一卷,宋朋九万撰;《省心杂言》一卷,宋李邦献撰;《三国杂事》二卷,宋唐庚撰;《三国纪年》二卷,宋陈亮撰;《雪履斋笔记》一卷,元郭翼撰;《日闻录》一卷,元李翀撰;《吴中旧事》一卷,元陆友仁撰;《鸣鹤余音》一卷(附冯尊师二十首),元虞集撰;《古隽》八卷,明杨慎撰。

以上十种,李雨村氏均刻入《函海》,此殆其零种也。故麓中检得,不忍弃之,为加装订,充我插架云而。其中如《蜀棹机》,只《艺海珠尘》中有之,《三国纪年》则载《龙川集》,《鸣鹤余音》则载《道园学古录》,其余如《乌台诗案》^①、《省心杂言》、《三国杂事》、《雪履斋笔记》、《吴中旧事》、《古隽》诸书,坊间均无单行本,有此亦可备浏览也。辛酉夏日,耐公记。

此书版框高宽 18.2×14cm,开本高宽 24.2×15.5cm,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字,四周双边,白口。此丛刻《乌台诗案》、《古隽》等卷首有李调元序,《三国杂事》、《古隽》等卷端题“绵州李调元雨村校”。此《绵州李氏丛刻》十种,书名甘氏自拟,实为《函海》零种。《函海》为清李调元编辑刊印的综合性丛书,共三十集,全书共收一百五十种书,所刻皆自汉而明诸人著述未见之书,有助

^①《乌台诗案》又称《东坡乌台诗案》。

于巴蜀典籍文献的传承。有清绵州李氏万卷楼补刻本等。卷内钤“潜江甘氏崇雅堂藏书记”、“潜庐”、“鹏云鉴藏”、“息园藏籍”等印。甘氏墨书题签：“《李氏丛刻》十种，系《函海》零种。”

甘氏所云“《蜀梼杌》，只《艺海珠尘》中有之”，检《善目》，此书二卷本除《函海》（乾隆、道光、光绪）本、《艺海珠尘》本之外，还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学海类编》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、清抄本（黄丕烈、吴翌凤校跋，今藏国图）。

检各家书目，甘跋提及“《乌台诗案》、《省心杂言》、《三国杂事》、《雪履斋笔记》、《吴中旧事》、《古隽》诸书”，确实“坊间均无单行本”。其中，《乌台诗案》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一著录有十三卷本，谓“蜀人朋九万录东坡下御史狱公案，附以初举发章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等”。然此十三卷本，今已不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附存目录著录：“《乌台诗案》一卷，旧本题宋朋九万撰”^①，四库馆臣疑为后人自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录出者，此本今亦不传。除《函海》本外，《总目》另载《说郛》（宛委山堂）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甘氏“每得一书，辄加雠校或钩玄提要，识诸书衣”^②，结集为《潜庐检书记》稿本十馀卷，但只见著录，存世与否尚不可知。此十一则题跋，对于我们了解、研究甘氏的藏书和目录学成就大有裨益。

【作者简介】朱永惠，女，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：古典文献整理。

①清永瑆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附存目录卷三，史部传记类，清同治间广东书局重刻本，第42页。

②刘孝平：《湖北近代出版家甘鹏云刻书考略》，《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》（下）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66页。

